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三十三回 集錦村婦女遭害 落花渡龍子宣淫

正心子自升仙觀與三緘分手後，命復紫霞。紫霞問曰：「三緘之功，此時何若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功已得半，弟子引至升仙觀，與彼分身。彼到飛鳳閣中，遇曹真人賜以金丹，並及虛無圈、靈符等寶，已在蔡侍郎處收伏狐疑、狐惑！為附身弟子，同游他方去矣。」紫霞曰：「而今銅頭鬼王在集錦村為害，可命三緘收之。」正心子曰：「銅頭鬼王非虛無圈所可伏也。師命三緘往收，必得雲衣真人賜以電光珠而後可。」紫霞曰：「師自知之。」正心子聞言，退入宮內。且說集錦居民好尚粉飾之華，婦女更甚，即家庭燕處，皆滿頭珠翠，錦繡纏身。夫冶容固所以誨淫，而豔服凝妝，又為誨淫之尤者。不但此也，鄉村樸質則祥瑞頻生，一涉粉華則怪異立至。集錦村頭婦女俱如妖如鬼，焉有不以鬼道鬼，而女鬼受其殃乎？所以銅頭鬼王官嵩山野谷逃出，竄入正氣莊內，為正氣所逐，邪不勝正。西奔東馳，遙見集錦村東集春山前，露出紅綠不正之色。鬼王常在山外逡巡不入，恐有惡妖霸佔其中。

俟查得內無妖踞，方敢入之。

孰知是村俗尚，當夫春風和暖，男攜酒樽，女抱茶鑪，有踏青之游。所游雖不一處，惟集春山畔寬平廣闊，花木蕃蕪，每到春三，花開如錦，踏青男女咸聚於斯。第見眾女雲集之時，飛花綴柳，雖然各有隊伍，總之團聚於一山，酒火茶煙，山崗遍布。凡市鎮之無賴子弟酷好邪淫者，皆不辭道阻且長，來此偷媿嬌女。風俗積久，遊人如市，甚有所買蘇杭珠翠以及果品之屬，亦皆射利而來。官宰知難禁之，但遇遊春，遣役於山後山前，稽查匪類。殊不知遊人雜沓，多有閨女私約男子奔逃異地，父母不以為羞，久之夫婦歸寧，尚且樂認姻婭。故村人號私約曰「山媒」，謂其媿曰「游媿」，真所謂寡廉鮮恥、敗俗傷風之至極者。無怪乎邪氣聚而正氣失，正氣失而妖鬼覬覦焉。

銅頭鬼王窺伺已久，乘此遊春之日，入山問視，美不勝收，心內欣然，思欲得合村婦女而概淫之。轉思必獲一所定之區，令彼村人輪流獻媚，然後可如吾意。遂將妖風駕動，逐處窺覷。

忽見一團女男，華麗為是山之冠。近前細視，下以繡花綠緞為左右欄圍村，上以紫呢作棚，遮卻天日。茶鑪酒樽，非金即玉。使婢數十，盡皆秀麗可人。中坐一少年，楚楚衣冠，趨承甚眾。

鬼王不知為誰，但聞村人贊美者，群稱為杜侍郎公子。鬼王思之，彼既為宦家子弟，大約合村敬仰，吾欲得所棲止，附彼之身，傳說居民，於此立廟，其事不更易易乎。主意已定，遂近身旁，將公子魂逼出一穴，附體怒目，飛身上案，聲如顯應，吼稱：「吾乃鎮山之王，可將遊山士女傳齊，聽吾吩咐。」當命一人傳說：「杜公子為山王附身，爾合山女男速速近前聽諭。」一時男女齊集，如山似海，躬立棚外，側耳聽之。頃刻，內面山王大聲呼曰：「男女齊乎？」眾人應之曰：「齊矣。」山王曰：「爾村士女，歷年登山，遊春遣興，人人歸去，無災無害者，皆吾佑也。」男女聞此，大眾下拜謝恩。中有多言者，向山王而請曰：「合村士民，還望山王賜以多福。」山王曰：「爾等冀吾賜福，須建一山王廟宇，裝塑金像，每逢遊春作會，以祀吾躬。」眾人答曰：「士民即於明日募化功果，建廟修龕。」山王曰：「如是准於今歲告竣，不可遲延。倘有誠吾為妖者，立彰巨雷。」言此，吼聲大震曰：「吾回天宮去矣。建廟之事，即速鳩工。」眾人唯唯，公子仰後一倒，片刻蘇來，問及左右曰：「吾棚中人何以濟濟如是。」左右以山王附體所言之事，詳細告之。

杜公子歸，次日下東，招飲村中豪華，募化鎔重。一日之內，樂助者共計三千餘金。鳩工庀材，未至十月，廟已建妥，內塑一山王金像，森嚴可畏。演劇數日，迎神入廟，一切祈禱，應驗非常。凡得賜福之家，無不感激其靈。不知山王先以福餌之，後加以疾。染疾者每具牲醴，享祀山王。山王乘機夢於其人曰：「爾家欲免疾苦，有閨女及笄者，乘輿至廟，鋪設牀榻，獨宿三宵，謂之伴神。無閨女，少婦亦可。如此自然求疾疾愈，諸福畢至矣。」村人得此夢兆，暗以閨女入廟宿之，其應果然。鬼王自茲疾布沿村，是廟之中，婦女求宿者絡繹不斷。

婦女宿後，父母不便問其情景如何，久則習以為常。集錦之女流，幾為鬼淫殆盡。村北趙存忠，正直人也，建廟塑像，以為祀神之舉，無不信從，至使婦女伴神，心甚非之，且為村人正之。山王甚惡存忠，俾彼全家皆疾。其妻張氏暗謂之曰：「神靈能禍福於人，吾家大小俱疾者，皆不使婦女人廟歌宿之錯也。爾其悔之，速命妞姐伴神三夜，老少之禍自消。」存忠曰：「古往今來，只有牲醴祀神，從無女子伴神之說。即將一家禍死，吾斷不行此卑污。」自是言後，老少之疾愈甚，存忠意欲詣廟罵此淫神。

剛出里門，恰遇黎老。黎老見存忠怒氣勃勃，而詢之曰：「趙爺何往？」存忠曰：「特入山王廟耳。」黎老曰：「這位山王，不知是時興，還是老古套？」存忠曰：「山王一也，何分今古？」黎老曰：「自古山王，原在山中鎮守豺狼虎豹、蛇鱗妖怪之類，居民沾恩戴德，或以牲酒酬之；無牲酒酬之，亦斷不見咎。吾家祖公祖母，皆如此說，豈不是老古套？而今集春山的山王，要年少婦女人廟伴宿，謂非時興乎？」存忠曰：「以吾愚意，是廟山王必有所憑，不然哪見正神而以婦女伴宿哉！」黎老曰：「趙爺之言甚是，爾看鄉間一個正直客，約與人解紛排難，只要無事，謝與不謝，未嘗追問。惟有濫約濫保，央彼辨別是非，不許點銀錢，必斷歪斜道理，不分曲直。山王既奉奉上皇鎮守此山，為四鄰香火，何以婦女伴宿者即賜以福，不以婦女伴宿者即降以災，未必山王亦濫約濫保中之嫖奇所轉耶？這樣邪神，可以火焚其廟，鞭毀其體，置諸婦人便器，方削伴宿之恨。」存忠曰：「公論乃正大之談，即面斥山王，彼亦無詞以對。」黎老曰：「若有同心，吾必入廟罵之。」存忠曰：「公有是意乎？吾茲之來，正為此也。」黎老曰：「如是，不患獨木難支矣。」二老談談論論，已入廟中，瞥見肩輿駐於階下，詢之僕屬，乃言接史翁之妞姐伴神而歸也。二公坐上片刻，一及笄女子自西廊出，垢面蓬頭帶著淚痕，上輿竟去。此輿始去，後輿又臨。

或父母同至，榻設東隅；或兄弟偕來，宿於廂外。是白酒香燭之費，皆自送女者出之。二老見此，心甚不平，遲步上前，指定山王而罵之曰：「聰明正直為神，牲酒有無，尚且不計，何得要人婦女人廟伴宿乎？吾不看眾人香火，必將焚爾廟而碎爾身焉。」罵畢，突起一股陰風，當將黎老吹倒在地。耳聞空中有人言曰：「趙存忠生平端正，吾不見咎。至於黎某奸猾已極，村人甚惡，號爾為『黎冤』，不過近年血氣衰邁，假以君子自命，正人自居，此即今之所謂假善人也。爾來罵吾，何異以盜竊盜也。」存忠聞說，翹首問曰：「爾乃是廟之山王乎？」啞然無聲。存忠於是狂呼黎老，但見雙眸緊閉，氣息如絲。存忠駭，忙忙歸家，寄儀黎宅僱輿來廟，抬之而回。黎老子孫孫驅遣，毫無靈應，不得已而書於紅箋，黏於市鎮曰：「凡有高人異士，能驅鬼魅，將父救愈，謝銀五十兩。」此箋出時，無人不知，巫師去來雖多，卒未有能驅之者。

歷村十數里，住一烏姓，素善騙人，村中常以「烏背時」呼之。聞得黎家驅鬼一事，背時口糧已缺，難活妻兒，兼之饑火焚心，甚屬無奈，因假驅鬼之術，竟向黎宅而來。黎之子孫迎入，詢曰：「前聘幾多巫師，尚皆束手，爾有何術能伏此鬼乎？」背時曰：「吾之法力不惟能驅妖鬼，而且可以捉神。」黎子驚曰：「爾能捕神，正合吾父之遇。」背時曰：「吾早知爾父所遇者神，非妖鬼也。捉神一則，吾家祖傳，時下巫師無有此術。」黎子聞而喜甚，遂款以酒食。

飲酒之際，黎子入，叮嚀曰：「捉神不易，爾果能捉否？」背時曰：「爾何輕視吾乎？神若兇惡，吾乃捉之；若屬慈悲，吾還懶捉耳。」黎子曰：「爾所捉者，哪些惡神耶？」背時曰：「黑神我就捉得多，不但捉得多，而且禱得廣。」黎子曰：「吾聞慣騙人者，多有咬腔咒詛，強禱黑神。爾言如斯，毋乃類是？」背時曰：「不賭咒騙人，無故又禱黑神乎？」其在背時意中，不過徒誑酒食。

孰知酒食甫畢，黎老子孫促之曰：「可捉神矣。」背時曰：「神在何處，爾確指其所在，吾去捉之。」黎老子孫曰：「爾來時，誇能捉惡神，為何得吾酒食，反生異議，推卻不前？」背時曰：「吾之所捉，是雷打廟的黑神，禱去痞吳某者。今而無影無形，此何捉法？」黎子曰：「此係集春山山王作怪，害吾父親，現有金身坐在廟中，何得謂無形影？趁今尚早，吾送爾去焉。」

背時脫身無策，轉思吾且入廟暫宿一晚，明晨說已捕著，復被逃去，不幾又得二日酒食乎。計定，遂偕黎老子入廟。

剛入廟內，囑咐黎子曰：「爾歸多辦酒肴，送至於斯，吾自有捉之之法。」黎子如命。背時吃得酩酊大醉，酒性發時，捶門拍窗，大聲吼曰：「黑神最惡，都被我息濫幾尊。你者山王，獨不怕背時乎？」言三語四，一晚不停。山王無奈伊何，乃與小鬼言曰：「黎老之魂，速速還之，不然恐這不醉鬼把我背時矣。」小鬼領命，即將黎老魂還之本體。天曉，黎子來廟，報與背時曰：「吾父疾愈矣。」背時曰：「不是昨夜將神捉住，爾父何以即安。可速導吾歸爾家內，謝銀五十兩，稱足現交。」黎子曰：「讓吾些須可乎？」背時曰：「爾如此說，怕我又要去捉黑神。」黎子畏父疾復作，忙迎背時回宅，治席酬謝，如數予之。背時得銀歸來，妻兒欣喜。自此常誇捉神之語，直傳至落花渡前焉。

是渡村人一日約議，命僕夫與馬來迎背時。背時詢曰：「爾方之神如何，須對吾說明，好帶法寶。」來人曰：「先生有何法寶耶？」背時曰：「如捉惡神，離不得割草禱兜耶。」來人曰：「先生去時，自令人編之。」背時復詢曰：「爾方之神到底怎樣？」來人曰：「是神號落花大王，酷愛美婦。如哪家婦美，大王選上，輪流送去。極美者剛送入廟，倏忽渺然，久之又自廟出，回家必死。」言猶未已，背時曰：「彼既如此肆虐，胡不請巫治之？」來人曰：「因請巫師治彼未能，反惹彼作浪興波，淹及居民數千餘戶，居民以此怨恨，四處尋訪高人。不意前日市中，聞得先生能捉山王，村人以為山王能捉，水王諒亦可擒。故不辭百里之遙，來迎先生玉趾。倘將水王擒著，吾村願謝白銀一千。」背時聽謝一千之言，慨然允之。臨行時，泣謂妻兒曰：「此次前去，不知是神捉我，我捉神。爾等在家，須將五十兩紋銀儉費而用。」囑畢，乘輿就道，望前進發。

及到落花渡，村人迎接，設筵三日以款之。款待後，同聲問曰：「先生捉神，所用何物？」背時曰：「水裡之神，恐不似山王易於捕捉，須要美酒一甕，雄雞二隻，豕肉十斤。」村人一一辦齊，送入鑿王廟中，盡皆抽身而返。背時一人在廟，將雞豕烹熟，暖酒一瓶擺在案間，敬獻水王曰：「下民烏背時，前由山王慈悲發下，得銀五十兩。今來此地，村中父老許銀一千，吾故請你老人家飲杯素酒，操水恩施格外，大發慈悲，如得是銀養活全家子女妻兒，叨沾不淺。」且言且酌，斟一大盞，雙手呈獻，曰：「水王請言。」剛住口，龕內疾聲應曰：「水王來矣。」背時聽得，魂不附體，忙忙鑽入灶中。水王在外，詢曰：「誰當東道請吾飲酒耶？」背時勉強答曰：「我、我、我請爾。」因其聲在灶內，遙而聽及，響若洪鐘。水王駭曰：「此人必有法術也。」遂呼之曰：「爾速來同飲，凡事我讓一籌。」背時聽其言善，大著膽兒鑽出灶來。見一白面書生，溫文爾雅。

背時揖，書生亦揖。揖已，攜手入席，暢飲壺觴。飲至數巡，書生低聲詢曰：「爾在世上，所習何法？」背時乘勢大誇海口曰：「逢鬼捉鬼，逢神捉神，遇虎拔鬚，遇龍去皮。生平所能，如是而已。」書生曰：「集春山王，爾若何擒之？」背時曰：「吾入廟去，布下天羅地網，念動真言。霎時之間，山王手足軟弱，被我收入瓦缶焉。」書生聞說，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吾非山妖水怪，乃東海龍王季子，名曰龍賓，在此廟中，亦只享點祭祀。明日吾父壽誕，歸住一月，不害居民。待爾銀兩得時，然後再為來此。其有恩於爾者不少也，爾且毋施法力，以擒吾身。」背時曰：「只要謝銀入手，管爾如何。」龍賓喜，駕起彩輿，與背時拱手而別。背時曰：「莫忙莫忙，爾且下輿交點憑據，否則村人不信，銀兩如何得之。」龍賓下，以駕前龜孫交與背時，臨行囑以毋傷性命，得銀後帶歸半路而釋之語。

天光發曉，村人齊集入廟，見背時係一大龜，向眾村人言曰：「神已捉矣，可稱銀來。」村人曰：「先生在廟暫住，如過五日無事，方謝以銀。」背時無可如何，忍耐住之。迨至五日已滿，沿村安靖，謝銀而歸。歸至半途，將龜釋放。龜孫曰：「因爾得銀，累吾受苦。」背時曰：「爾姓烏，吾亦姓烏，自己一家，何妨湊趣乎。」龜孫笑了一聲，乘風竟去。